

引言

近年通訊科技的出現幾乎令書寫信札成為絕響。不過，我仍然相信書信的力量。我儲起學生、同事、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並且一再重閱。在耽於短暫和膚淺的文化中，信件依舊具有那股在收信人心中留下深刻和持久印象的力量。對身處羅馬的初代基督徒，我不認為發自聖保羅的電郵或電話能發揮出跟保羅當天寄給他們的信件一樣的影響力，他們拿這封信與其他教會分享，並傳遞給我們。

基督教信仰裏，有一悠久和尊貴的書信傳統，由經驗豐富的牧者寫信給較稚嫩的同道。大致說來，這些著作是用來提供鼓勵和指導的，雖然有時也趨於告誡和勸導。

提摩太前後書是這個傳統的開端。老練的牧者告訴年青的提摩太，要改換交談方式，以合於教會的不同會友——長和幼，男和女。他告訴提摩太，他事奉的哪些方面是必不可

少的，哪些方面則不然。他告訴提摩太，要留意自己的健康（提前五 23：「因你胃口不清……可以稍微用點酒」）；不要因為自己的年紀而抱防衛態度，也不要容許人們因為他的年紀而輕看他（提前四 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一切都要堅守主耶穌基督的信仰（提後二 1：「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給新手牧者寫信這豐富的傳統就這樣開始了。

其他信件和書籍，無論是否特別寫來指導新手牧者，都被教會為了這個目的而使用。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在動盪的四世紀寫作，向會眾解釋他為甚麼在接受按立後立即跑到山上，逃避自己的召命和會眾。在貴格利的自辯中，提出了人們最早期對牧職的描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美麗和感人的描述。在很多方面，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的《論牧職》（*On the Priesthood*）和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的《牧養操練》（*Pastoral Discipline*）這兩本由古代教會流傳下來的永恆經典，都只是闡釋拿先斯的貴格利定下的主題。貴格利的朋友，該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又稱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是四世紀的另一位正統信仰英雄，將他很多最重要的神學洞見都嵌在給年長和年青牧者的信中。在洛布經典系列（Loeb Classics Series）裏，他那些充滿牧養和屬靈智慧的書信佔了四卷。更正教徒讀者更熟悉的當然是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鄉村牧師》（*The Country Parson*）；巴科斯特（Richard Baxter）的《改革派牧師》（*The Reformed Pastor*）；

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的《給學生的演講》(*Lectures to My Students*)；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以《一個被馴服的憤世嫉俗者的日記選》(*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a Tamed Cynic*) 這個書名出版的日記；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的《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以及更近期的畢德生 (Eugene Peterson) 和韋利蒙 (William Willimon) 的神學反省和利舍爾 (Richard Lischer) 的回憶錄。

在小亞細亞一條幾乎被人遺忘的鄉村的一個不情願的主教 (貴格利)，或十七世紀在英國的一個貴族詩人和教區長 (赫伯特)，或在福特 (Henry Ford) 的底特律 (Detroit) 的一個年青牧師 (尼布爾)，新手牧者跟這些人的掙扎和洞見產生共鳴的方式，總是令我驚訝。雖然我們與這些牧者和他們服事的會眾可能相隔幾千里和多個世紀，但我們有共同的呼召。¹

我受益於這個傳統已經超過三十年，最初是作為一個渴望向更有經驗的牧者學習的牧者，後來則作為新手牧者的教師和同事。教會的集體智慧對新手牧者的好處，遠比我希望自己的個人觀察可以做到的，多出很多。因此，我所寫和所收的這些書信，有意識和刻意地為當代讀者檢索這些牧養職事的經典資源。

我開始寫這本書時，想將讀者聯繫到這更深、更全面的書信傳統，並讓這些教導我「成為牧者是甚麼意思」的男女發聲。我特別想避免擺出專家的姿態，這種姿態很容易在這種書中出現，給人一個自大和完全虛假的印象，令人以為作

者是智慧的泉源。

埃德蒙斯的總編輯波特最初提議我寫這本書時，建議我將它寫成澤爾策 (Richard Selzer) 《致青年醫生的信》 (*Letters to a Young Doctor*) 的牧者版本。雖然最初我拒絕以書信形式來寫作本書 (只不過是想以《致新手牧者的信》為題，以此作為一個簡便的方式，在常規的書籍章節結構中，引入牧養藝術的不同課題)，但隨著本書漸漸成形，我發覺到，較諸直書胸懷的散文體裁，書信集的形式更忠於我所認識的牧者生涯。讀者也可能感到更有趣。書信可以反映出貌似無序的牧者生命。它們也傳達了一些關乎在事奉中擷取牧養智慧的事情——從實際的事奉上擷取牧養智慧往往是非系統化和片段式的。書信流動不定地游走，走回本身那裏。它們不單重述事實，也反映作者的靈魂，以及主題的內在精神。書信集有時會藉著重複來強調重要的事情，我也嘗試模仿這點。閱讀書信集有著一種近乎罪疚的快樂，這感覺部分緣於一種偷窺的快樂，但還有其更深層的原因。例如：我閱讀奧康納 (Flannery O'Connor) 已經出版的書信集《存有的習慣》 (*The Habit of Being*) 時，我感到自己接觸的不單是她的想法和她的思想。我感到我與她相遇，在她愉快和陰鬱的情緒中與她相遇。這相遇親自指導我。²

書信將我們引入活生生的對話；儘管你在這本書信集裏，會發現你總是好像闖進已經展開的對話之中，而且你不能夠 (至少是不能夠直接地) 聽到收信者的聲音。我給讀者留下很多想像空間，部分是出於對我嘗試模仿的現實的尊

重，部分是因為我信任讀者的想像力可以填補那些空隙。

很多讀過魯益師 (C. S. Lewis) 的《飛鴻 22 帖：魯益師論禱告》(*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 的人都同意，令他的書綻放生命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書信的方式邀請我們個別地反思自己的禱告生活，而關於禱告這個主題的典型書籍則可以令讀者敬而遠之。書信集是 (或許) 更有效的傳達方式，因為它間接地給予指導。讀者應邀考慮通信一方給另一方的建議，但它們卻沒有直接向讀者說話。讀者在閱讀這些私密的文件時，可以保持自己的自由，也可以自由地思想有關建議，保持距離地作出認同或不認同的抉擇，被書信的作者吸引或激怒。這容許讀者有試驗作者思想的自由，看看哪些是適合自己的。

本書的信札不是寫給一位牧者的。這些書信有幾位收信人。馬爾科姆 (Malcolm) 是一個還未到三十歲的年青人，他大學畢業後便進神學院，然後獨力牧會。蘇珊 (Susan) 是三十多歲的助理傳道，在廣告界工作了一段短時間後開始事奉。吉姆 (Jim) 剛從神學院畢業，比較成熟，工作了多年後才加入牧職行列。多蘿西 (Dorothy) 以牧養為第二生涯 (second career)，努力明白如何整合輔導與牧養事奉。還有其他收信人。這些收信人都是虛構的，他們都是借鑒自現實的模擬人物。不過，他們都是以真正的牧者為模擬的基礎，而且很多都是我以前的學生，是我有幸認識了多年的，但他們都是複合的人物。沒有一個人是這本書中任何個別受書牧者的原型。他們的故事、問題、擔心和洞見，都是我不久

之前從信件、電郵和電話談話得悉的，這一切交織於整本書中，並且一再相互交織。

書信形式也讓我這個作者可以脫離像魔術師般神通廣大的虛構力量，不用好像全知的敘述者那樣隱藏在故事的外圍。聽起來可能讓人感到奇怪，雖然我是這本書的作者，但我不是這些信件的作者。這些信的作者是比我更好、更有經驗的牧者，其聲音是由幾把聲音結合起來的，代表了我（身為牧師和教師）在整個事奉生涯中欣賞、尊敬和學習的牧師、教會領袖和教育家的聲音。這些信件的作者的聲音所代表的，包括：馬尼（Carlyle Marney）、納爾遜（C. Ellis Nelson）、多倫斯（James B. Torrance）、福格爾曼（Bill Fogleman）、皮滕杰（David Pittenger）、布拉德肖（Kenneth Bradshaw）、杜恩（Ilene Dunn）、亞當斯（Louis Adams）、愛德華滋（Gordon Edwards）、門登霍爾（Laura Mendenhall）、沃德洛、恩賴特（Bill Enright）、已故的奧爾索普（Thomas Allsop），以及其他很多人。我童年時遇上的牧師，那些我所認識、是我同事和朋友的牧師，也都混入了作者的聲音中。不過，這些書信的作者也有他自己的個人好惡、習性和盲點。有時他很有魅力、敬虔和十分敏銳。在其他時候，他則大叫大嚷，甚至發怒。我的目標是令他儘量真實，以致我們不單可以從他的牧養智慧，也可以從他的錯誤，以及他怎樣處理那些錯誤中學習。

這些書信處理的問題和課題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我任教多年的奧斯汀長老會神學院課堂上與學生的互動，那些課程

包括「進入牧職」、「牧養的呼召」、「牧養職事的職權與變革」和「教會的將來」等。牧者和教會領袖的參與，將他們的牧養實踐直接帶入神學院的課堂，令這些課程更豐富。例如：曾修讀「進入牧職」的學生，會在這本書中再次聽到那些參與我們年度研討會專題小組「我希望當時我知道我現在知道的事情」的牧者的迴響。雖然那些事件經過很多修改，藉以保護牧者和教會會友的身分，但那些參與這些課堂，向我提出問題、關注和故事的人一定會在書中認出自己 and 他們認識的人。其他讀者發現那些看似獨特的故事，其實不是單單發生在自己身上，可能會叫他們感到驚訝。

當然，這本書中的信件是虛構的，不單因為它們包含參照和正式的註腳，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我想像的產物。（雖然我現實生命的書信偶然也有相同的特點。）這些信件是虛構的，主要的意思是它們包含人為成分，也就是「計策和手法」，正如牛津辭典說的，目的是「用來製造假象或欺騙」。這些信的目的是利用虛構來欺騙我們進入真理，這也就是小說所做的事情。如果這些信件不是虛構的話，我永遠不能講述書中包含的事件。那些最好的故事和洞見，是那麼接近那些本書模糊了其職業的男女的經驗，如果我不能行使將他們的故事改頭換面的自由，我根本不能講述這些故事。除了詩歌以外，即使披上了虛構的外衣，傳記或許仍總比任何其他文學形式教導我們更多東西。當歷史學家的藝術品衝擊人心那難以對付的奧秘時，就像詩歌一樣，傳記說得最少時，教導我們的也最多。不過，與傳記所不同的是，有時詩歌單單

在平凡的表面上輕輕播弄文字遊戲，已經可以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我往往感到，當傳記和詩歌的讀者的注意力從最初將他們帶到書頁的東西轉移到其他地方時，他們往往學到最多東西。

十九世紀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講員布魯克斯 (Phillips Brooks；據說布魯克斯去世時，全國都哀悼，雖然今天人們很大程度上記得他是「伯利恆小城」〔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的作者)，曾經鼓勵年青牧者閱讀教會偉大人物的傳記。不過他警告說，若然年青牧者是「為了尋找方法而閱讀」，即使關於最偉大的牧者的最偉大傳記也會毀掉他們。但如果人們閱讀是要發現他們的靈，以及他們的屬靈歷史，傳記卻可以給青年牧師很大益處。³ 這本書不是寫來提供方法，而是描述品格——布魯克斯所說的「靈」——這品格是所有偉大職事的關鍵，存於每個優秀牧者的心中。

1

投身工場的驚歎

我讓自己落入甚麼景況？

親愛的馬爾：

你上一封信以這個問題結束：「我讓自己落入甚麼景況？」

我認為答案取決於你所想的是否和你所說的一樣。是你令自己落入你身處的困境麼？如果你是這樣的話，你最好脫離它。而且要盡快。

馬爾，牧養職事不是職業（career），它是召命（vocation），如果你是自己選擇它的，你便去錯地方了。如果你留下來，只會為自己和別人帶來很多傷害。

你離家前赴神學院那天，你記得我跟你說了甚麼嗎？我們站在你父母家的車行道，八月的陽光灑在我們身上。你對上神學院感到那麼興奮，急不及待要起程。你駕車離開前，我說：除了按牧外，如果世上還有其他事情是上帝會讓你做的，無論那是甚麼，你便應該去做那事情。你看著我，彷彿

我瘋了。

你說：「你是我的牧師。你不是應該鼓勵我事奉嗎？你不是喜歡你所做的事情，以致會推薦給別人嗎？」

我說：「我當然喜歡當牧師。上帝呼召我作牧師。世上沒有其他工作是我想做的，即使在最艱苦的日子也是這樣。如果上帝也呼召你，我便百分百支持你。但如果沒有上帝的呼召，沒有人應該進入這職事。」

記得那次談話嗎？

馬爾科姆，我仍然相信那天我告訴你的話。正如畢德生說：「如果你蒙召，成為牧者便是最好的生命。」¹每天都有新機會在上帝的世界參與上帝的工作，在人們生命最關鍵的時刻觸摸他們。還有甚麼召命比這更美好？

牧者的生命是能夠想像的生命中最完滿、最豐富的。對蒙召從事牧養職事的人，這召命本身令我們更深入上帝同在的操練（正如加爾默羅修會〔Carmelite〕的密契主義者勞倫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所說），是我們最初作出按牧誓言時不可能想像得到的。一位牧師將它比作朝聖的旅程：「如果不是去天上的城市，至少是朝向那賜給我們的生命的最完滿表達。」²如果多個世紀前的聖愛任紐（Saint Irenaeus）所說的話：「上帝的榮耀是全然活出的人性」（“The glory of God is humanity fully alive”）是對的話，還有甚麼呼召比牧養的呼召更刺激？我們每天都有機會在人性之中，包括我們自己的人性中，看見重新被喚醒的上帝的榮耀。³

世上沒有召命能給你運用這麼多恩賜和技巧的機會。尼

布爾在擔任牧師時，在日記中記述一個年青人的故事，那個年青人認為，再「沒有明智的人」會考慮作牧師。尼布爾回答說：「雖然教會有那麼多缺點，牧職作為職業有那麼多限制，我們還可以在哪裏投資自己的生命，是可以同時朝那麼多方向而又能更有效的呢？……這個任務要求社會科學家的知識，詩人的洞見和想像，商業〔領袖〕的行政天分和哲學家的智力訓練。」⁴

事奉不是容易走的路。今天的牧者不如五十年前那麼受尊重。人們已經很少視他們為市鎮中的「首席公民」。他們的責任往往比他們的影響大得多。會眾對他們的期望，以及他們對自己的期望，往往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是最好的日子也有艱難的時刻，有時令人心碎的時刻是那麼陰鬱，以致令他們整個世界都蒙上陰影。我感到你可能至少已經自行發現了部分事實。

我見過牧師在接口上崩潰——耗盡、筋疲力盡、擔心得要死、健康受損、家庭破裂、教會分崩離析——因為他們不能接受這獨特召命的要求和酬賞。正如加爾文（John Calvin）指出，事情最艱難時，只有上帝的呼召支持著我們的事奉。

如果上帝沒有呼召你接受按立成為牧師，你便只能夠孤軍作戰。這實際上也不是你想去的地方，因為你不能獨自應付！

正因為這樣，屈梭多模對一個掙扎不要進入牧職的青年朋友發出警告。「我認為，正確的路是對這職事存非常的敬畏，以致在開始時避開它的責任。」⁵正如耶穌說，相較於開

始後才回頭望，最初不將手放在犁耙上是更好的做法（路九62）。我們都應該更認真看待這個警告。

因此，如果你的問題是認真的話——「我讓自己落入甚麼景況？」——在你給自己和別人帶來不能修補的傷害前，立即**離開事奉**吧！

不過，我懷疑你並非真的這樣想。你沒有一刻相信是你讓自己落入這光景。你相信上帝呼召你進入事奉。你知道嗎？我也這樣相信。我相信上帝呼召你事奉。

事實上，關於上帝呼召你當牧者，我相信你是最後一個覺悟此事的人。你在教會的建築物裏蹣跚學步時，大部分最熟悉你的人已經知道上帝呼召你。馬爾科姆，我做了你的牧師超過十五年，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有一大羣人見證你的呼召。

你教會的主日學老師哈珀太太（Mrs. Harper）在一個主日的崇拜後來到我的書房，說她感到你肯定要成為牧師，她打算這樣告訴你時，當時你大概只有八歲。而且不單她是這樣。你的青少年牧者丹尼斯（Dennis）；帶你到醫院探訪時留意到你多麼喜歡與別人一起的霍爾先生（Mr. Hall）；你的朋友比爾（Bill）和伊萊恩（Elaine）——他們都比你更早知道你的呼召。

有時上帝的呼召就是這樣。上帝的靈透過教會的人說話，幫助我們辨別上帝給我們的恩賜。

一天你來見我，我想你當時正在讀大學二年級，你說你相信上帝呼召你事奉——很多人為此付上的眾多禱告得到了